

香港情報英烈錄

胡元度

這是八年對日抗戰期間，香港淪陷日軍後，

軍統局工作人員在香港壯烈犧牲的真實史蹟。

話說軍統局在香港的工作，要追溯到民國廿一年，戴笠任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處長期間，即派遣邢森洲、龔少俠等粵籍同志在港澳地區工作。民國廿五年五月，兩廣事變，粵軍分進湘贛兩省，與中央的軍事衝突，已如箭在弦上。戴笠派鄭介人赴港，策反廣東空軍四十餘架，北飛南昌，歸順中央，粵海陸軍亦相繼起義，陳濟棠被迫宣佈下野，李宗仁部撤回桂省，事變敉平。弭內戰於無形，化干戈為玉帛，這是軍統局以香港為工作基地的重要戰果之一，距今已半個世紀了。民國廿七年十二月，汪精衛出走河內，發表了「和平」主張，當時國民黨若干中央委員、監察委員（相當於現在之評議委員），因東南沿海淪陷而居留香港，汪精衛妄圖拉攏，派其外甥沈崧在港積極活動。廿八年間，沈崧於某日下午在娛樂戲院看電影，七時許散場時，步出大道中，在人羣中被人以利斧劈死。汪精衛另一親信林柏生，在港主持南華日報，鼓吹和平投降，亦被愛國志士狙擊於德輔道中，僥倖不死；這兩案是否為軍統局的香港锄奸工作，未見有人記述，尚待查考。

英雄無名英雄無墓

民國廿六年抗日戰爭爆發，軍事委員會為搶購戰略物資，成立西南運輸處，以民營姿態作掩護。香港分處向由軍統局高級幹部出任處長，用公開掩護秘密方式，兼領香港地下工作，蒐集國際情報。已故之陳質平大使，即曾任香港分處處長。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，珍珠港被襲，同日，日軍進攻香港，軍統局在香港工作，立即作緊急措施，凡曾兼任公開職務或身份已暴露的工作人員，一律內撤；將原來之香港區改編為香港站，派李某（本文未徵得其本人同意，不便披露真名，下同）為站長，下轄四個情報組、一個行動組、三個電臺。一個電臺經常保持與重慶總臺暢通，餘兩臺列為預備臺，以防日方破壞而接替工作；但直至抗戰勝利，雖在日方千方百計偵查之下，三個電臺均安然無事，可見我方電訊工作的侵越技術，日方亦不得不佩服。其中一個情報組組長，為著名某老報人，其夫人似留學日本，精通日語文，滲透香港某日本通訊社工作，其秘密身份為該組組員，蒐集日方高級情報甚多。去年，該老報人由大陸移民赴美定居，在香港報紙撰寫文章，且喜故人無恙，逃出鐵幕，計算年齡，恐近八十了。

香港站的部署，在站部之外，另設總交通處，使站部與各組臺間均嚴格隔離，以確保組織安全，在日本特務機關環伺之下，展開激烈的情報戰。民國三十一年，中美合作所成立，香港站奉令蒐集氣象情報與日軍艦艇在香港動態，乃在半山區租一房屋，俯瞰港九海面，將專供停泊艦艇之海軍金鐘碼頭及海面各浮筒，劃成A.B.C.D等區，日艦進港停泊時，即以預行縮編之密碼，電告重慶局本部，轉知中美所，故日艦抵港後不旋踵，美空軍即飛臨上空轟炸；日方雖知係我地下工作人員提供情報，但苦於無法偵破我方組織。以屢受轟炸，艦艇損失慘重，於是改泊外海，遠離市區，只以小艇入港補給，藉以掩蔽停泊位置，避免美機空襲。香港站思得一計，吸收漁民某甲，施以簡單的認識艦艇訓練，用出港捕魚作掩護，蒐集日艦艇位置情報。其次，美機根據我方情報，B廿九型機大規模空襲日艦，因炸彈威力強大，附近漁船亦被震翻，某甲走避不及，不幸殉國。香港站派員以友好名義，致送其遺屬一筆為數可觀的撫恤金，如今白頭宮女話舊事，亦已忘却某甲姓名，吁嗟！英雄無名！英雄無墓！

跛叔失蹄傳達跳樓

另一有名有姓的「無名英雄之墓」，則為香港站總交通柳金水，廣西人，自幼在香港長大，操流利粵語，平日喜御唐裝，不愛西服，夏日短衣袂，冬天則長衫一襲，足履布鞋，儼然一舊式殷實商人模樣。又生性好潔，飲食最講究衛生，

在香港灣仔道國泰戲院附近開一雜貨店作掩護，未婚，僱一老女傭司炊；所有香港站文件、情報均經柳金水手傳遞集散。當時日方偵騎四出，形勢險惡，故交通員將文件送到柳金水處後，旋即由另一交通員前來取走，從不積壓過夜。其時香港站編制內人員、外圍人員及運用人員，總計不下五、六十人，所有薪水亦經柳金水轉發。民國卅二年間，有一在盧押道的外交通據點，用香煙攤作掩護，由「跛叔」負責。大家都不知其真姓名，其人一腳微跛，年齡較長，故均呼為「跛叔」，彼亦不以爲忤；某日突被日本特務機關捕去，從此下落不明，爲另一無名無墓之英雄。香港站恐總交通被牽連，派員查視柳金水情況，發現其雜貨店閑無一人，老傭婦亦不在；一時大爲緊張，全站人員文件緊急疏散潛伏。翌日，香港各報忽登載一社會新聞稱：「德輔道中大觀酒樓有一住客，終日長吁短歎，可能係債務纏身或情場失意，於昨夕跳樓身亡，因身無證件，不知真實姓名地址，現陳屍街頭，希其家屬前往收殮」云云，香港站派員前往旁看，赫然爲柳金水，亦不敢認領，恐日方循線偵查，只有黯然離去。後覓線向大觀酒樓調查，獲知日本特務機關有一軍曹長期租住該樓四樓，柳金水被捕後，未搜獲證據，只在其雜貨店帳簿中發現有可疑記號與帳目，遂帶至大觀酒樓，另闢一室，着其暫住備訊。

時適晚飯時間，侍者開門端飯入內，不意柳金水忽奮力衝出騎樓，願身躍下殉職。研判其因負責總交通，全站人員地址均知悉，被捕後恐不堪刑求，則全站瓦解，因而自我犧牲，保護組織，香港站乃化險爲夷，生死之事大矣哉！

港站乃化險爲夷，生死之事大矣哉！

嘆，不知迄今尚存否。

吁嗟！英雄雖有墓，英雄仍無名。白楊蕭蕭

，荒煙蔓草，西風殘照，陣陣啼鴉，伶仃洋日夜嗚咽，香港人爲一九九七年大限而朝夕徬徨，英雄寂寞，長眠無語！

戰敗日寇祭拜亡魂

民國卅四年，日本投降前兩日，香港僑胞彈冠相慶，意氣風發，日方在港人員則如喪家之犬

。香港站派員向日本駐港特務機關查詢柳金水墓地，日方謬稱不知，只云係當地慈善團體埋葬。

遂登報懸賞查訪，獲報鷄籠環（地名）亂葬崗有

一「無名英雄之墓」。訪據墓地管理人描述死者一身裁服裝與埋葬時間，確定係柳金水遺體。據稱當時係由樂善堂施棺埋葬，初有日本探員前來偵伺，因知係愛國烈士，故立碑爲「無名英雄之墓」，前數日忽有日本軍人前來隆重祭拜云云。料係日軍有崇拜英雄心理，或係戰敗後，恐烈士英靈不泯，而擇奪其魄。香港站祭拜後，仍保留原

順筆一記的，當時香港站有交通員林氏姊妹花，正值豆蔻年華，楚楚動人，纖纖弱質，誰又知道她倆經常身懷密電文件，冒險犯難，出生入死，日夕穿越日方軍警崗哨，傳遞情報呢！林氏幼妹後與香港站某工作同志結婚，戰地爲難，死生一命，現夫婦隱居青潭，伉儷情深，兒孫滿堂，從不提及往事。前數月逢六十大壽之慶，歲月無情，佳人老矣！吁嗟！英雄亦無名。

佳人老英雌亦無名

編 者

告 白

編 老英雌亦無名